

十年踪迹十年心 沧月出道十周年
典藏纪念版

墨香，一切如你所料，只是她已经把我忘记……



系列
鼎剑阁

帝都赋 大漠荒颜

DAMO HUANGYAN
DIDUFU

沧月 Cang Yue 著

磨铁图书
重磅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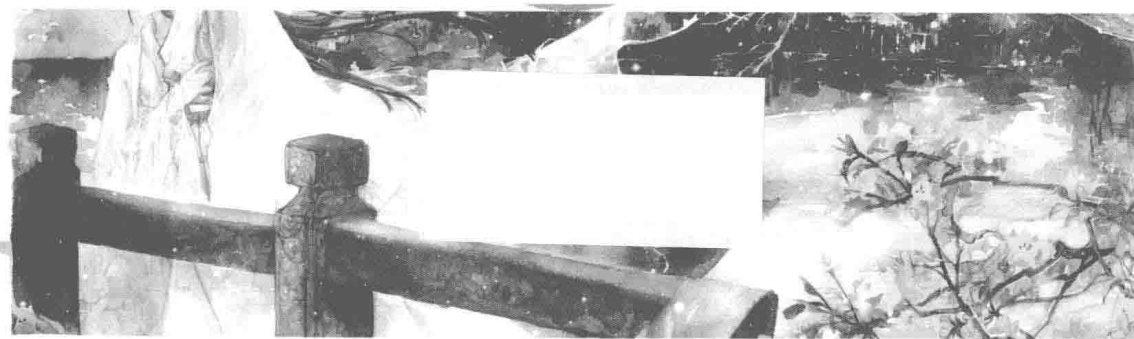
沧月心血逐字修订
鼎剑传奇
盛装回归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帝都賦
大漠荒顏

系列
鼎劍閣

沧月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漠荒颜·帝都赋 / 沧月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

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87-4311-1

I. ①大…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121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曾艳纯

本版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音、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大漠荒颜·帝都赋

沧月 著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部/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010-63108163

网址/www.shidaicn.com

印刷/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17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多少帝王和荣华
在不多时又匆匆离去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
不知何来兮，何所终……



鼎剑阁
系列

大漠荒颜

DAMO HUANGYAN

【目录】

003	012	025	036	049	060	071	085	101	112	12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公子舒夜	沙曼华	莺巢	极乐天国	公子连城	夜宴	鼎剑侯	梅霓雅	祁连	兄弟	归去来



DIDU FU

帝都赋

鼎剑阁
系列

135	145	150	158	165	173	180	190	200	208	220	230	240	251	263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帝都	梦寻	百鬼夜行	拜月教主	封神	湖畔	远客来	战月下	伤心小箭	师徒	长安月	探丸郎	菊花的刺	挽狂澜	魂归



大漠荒颜

鼎剑阁
系列

沧月 著

Cang Yue DAMOHUANGYAN

【第二章】

公子舒夜





此去塞外，风沙三万里。

极目望去，尽是一片苍莽浑厚的黄，长沙绞风，卷舞直上。在沙漠的上空，平铺天际的云层缓缓移动，在起伏的沙漠上投下巨大的影子——天和地仿佛在亘古的静默中面面相觑，却如两个平行的时空，永无交界。

驼铃敲响在沙风中，稀疏而拖沓。云层的巨大阴影给了烈日下行走的旅人喘息的机会，驼背上的客商们满面风沙，个个七歪八倒地靠在驼峰上，被大漠上蒸腾的热气烤得失去了活力。驼背上厚重的褡裢和箱笼随着骆驼迟缓的脚步，一下下拍击着牲畜的背部。

驼铃悠远，黄沙舞风；古道漫漫，丝路绵长。

这支上百人的驼队从兰州出发，雇用了刀手和引导者出了玉门关一路西行，经过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古城，准备在敦煌进行最后一次休整，然后再沿着河西走廊过去——穿过这片大漠，便是那些遥远的西域国家：大食、波斯、狮子国……到了大漠的另一端，这些褡裢和箱笼里的茶叶、丝绸等货物便能卖出十倍的价钱。

领头的骆驼上蹲着一个眼神如鹰的汉子，一直朝前望着，此刻忽地直起了身子，呸的一声吐出了满嘴的黄沙，兴奋地扯着嗓子大喊：“敦煌！敦煌到了！大家都给我加紧跟上，前头就是敦煌了！”

敦煌？所有人便是精神一振，所有的牲畜都被催得小跑起来，驼铃声急促悦耳。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每年有无数的驼

队和商旅从这条路上经过，阳关和玉门关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边塞“耳目”；而敦煌，便成了这片空茫苍黄大漠里最重要的一个古城，扼守着丝路的咽喉，也控制了西域和中原的命脉。

“敦煌城里似乎很热闹啊。”旁边另一个年轻人同样盯着风沙看了半天，喃喃道。

这个年轻人居然也能听到十多里开外的声音？带头的引导者名叫老刀，是这条道上来往了十几年的老刀客了，他心里一震，便看了旁边人一眼，眼神精明而凌厉，只一眼就从头到脚打量完了这个年轻人。和队伍里的那些刀手不同，这个年轻人有着未经风沙磨砺的白皙的脸和紧张地握着佩剑的手——是个第一次出活儿的刀手吧？年轻，清浅明亮，一眼看得到底，全不似这条道上来去惯了的刀头讨生活的大漠人。

驼队的刀手是从兰州出发时就雇用的，沿路一直衣不解带、刀不离手——如今中原的大胤经历了四王之乱后，国力已经衰微，无力维护西域贸易的稳定。吐蕃、回纥更是时时作乱扰边，丝绸古道上盗贼响马横行，来往的商队多有被洗劫一空的，因此凡是要走这条道的商旅，便不得不花大价钱雇用刀手一路保镖。

“小子，你是第一次来敦煌吧？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一眼便打量完了对方，引导者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年轻人略显紧张地问，低声辩解，“我……我是敦煌人，不过是好久没回来罢了。”

老刀不作声地点了点头，重新审视了一眼，嘴里却是呸了一口，吐出说话间飞入嘴里的黄沙，“今日是敦煌城里大傩礼祭祀——城主一定又在处死魔教教徒了，难怪那么热闹。也真奇怪，看杀人也能那么起劲。”

年轻人诧异，脱口问道：“怎么，敦煌也在灭明教？”



老刀却是不在意地点头：“是啊，帝都近日下令，要天下肃清魔教，敦煌自然也不例外。各处都在忙着逮人烧人呢，难道你不曾听说？”

明教源自波斯，原名摩尼教，传入西域后得到了回纥可汗的大力推崇，立稳了脚跟，然后又沿着丝路传入中原，在民间盛行开来，几十年内发展了教徒万千，赫然成了佛、道等正教之后最大的外教。不仅如此，连中原的武林中都出现了明教的势力，和正派逐鹿江湖，被武林正派斥之为“魔教”。

一年前，明教在中原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朝廷和正派的注意，释、道两派分别遣出长老人宫面圣，在御前力述魔教带来的种种危害。今年初，皇上终于听从了鼎剑侯的谏言，在病榻上下令普天之下灭除明教。

除了官府不遗余力地剿灭之外，江湖中的正派也结成了联盟，与明教展开了殊死搏斗。三个月前，七大门派围攻黑木崖，中原明教教主萧云鹤力战而死，其余教众突围而出，奔赴江、浙、福州等地，星散流离，一时群龙无首。

“自然听说了……”年轻人脸色忽地黯淡下去，似有些不忍，喃喃道，“长安已经处斩了六批明教教徒了，到处都在焚烧典籍。没想到敦煌这里也在搜捕……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吗？以回纥在西域的势力，我以为这边总会好一些。”

“你是从帝都来的？”老刀第一次惊讶起来，发现自己看走了眼。

“嗯。”年轻人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柄，眼睛看着万重黄沙背后的东方，“从长安来。”

话只有这么短短一句，然而精干的引导者却从年轻人的眉宇间捕捉到了一掠而过的茫然和忧郁——似乎遥远的东方帝都腾起了一片黑云，瞬间遮住了年轻人的眼睛。老刀眉梢一抬，眼里冷光闪了闪——这个年轻人的牙齿，居然是洁白的！在这么大的风沙里行走，迎着风开口说

话，吐纳之间居然没有吸入一粒飞沙。

老刀默不作声地吸了一口气，兰州出发的时候怎么没有好好盘点？驼队里居然还混入了这么一个不知来历的危险之人……幸亏快到敦煌了，不怕再出什么乱子。

“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吗？吐蕃和于阗据说信明教者也甚多，西域天高皇帝远，一向各种教派并存，为何敦煌还如此搜捕明教？”驼队离敦煌越发近了，看得见高大的城墙和土黄色的烽火台，那个年轻人忍不住再度发问。

“是读过书的人吧？天下大事倒是知道不少。”老刀眼里再度有了讥诮之意，“可你不知道敦煌为何如此对魔教赶尽杀绝吗？”

“为何？”年轻人茫然反问。

老刀在驼峰中间舒舒服服地靠着，看着风沙中慢慢显露出来的敦煌古城，冷锐的眼睛眯了起来，干裂的嘴唇里低低地吐出一句话：“因为公子舒夜。”

“安西节度使？敦煌城主高舒夜？”年轻人脱口低呼，眼神不易觉察地一变。

“呵呵，什么节度使、敦煌城主……只有来往客商才这样称呼他。”老刀微微摇了摇头，眼睛却是看着黄土高墙背后鼎沸的人烟，“敦煌这一带的百姓、他们下的三千门客、十万神武军，都还是习惯叫他公子舒夜。”

“公子舒夜……”年轻人喃喃重复了一句，忽地低头不语。

“是啊。”老刀干裂的脸在风沙中微笑起来，露出沾满沙子的黄牙，“他是老城主原配夫人的独子，也是敦煌高氏的嫡长子。三岁的时候，城主原配夫人早逝，老城主续娶了瑶华夫人，但依然极其疼爱这个娃儿。敦煌来往多有奇人异士，老城主便悉心拜访，为儿子请了各种各



样的高人，教授诗书曲艺、文武骑射。”

顿了顿，老刀又道：“公子舒夜非常聪明，学得很快。据说他三岁的时候便能背三百首诗词，五岁的时候通晓六个国家的语言，十岁的时候便已经能在父亲外出时代理敦煌城主的事务，接见各路各国的商队。嘿，真是神童啊！”

年轻人沉默着，眼神随着老刀的叙述阴晴不定。

“可是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公子舒夜忽然一夕之间失踪了。”老刀叹了口气，“整整五年啊，死活都不知道……谁都以为公子是不会回来了。老城主最后拗不过瑶华夫人，立了十岁的幼子连城为新世子——偏偏那时候，公子舒夜忽然间回来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刀沉默了一下——十年前，那时候他正好也在城中，依然记得公子奔入敦煌时的样子：从疾奔的快马上滚落在地，胸口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他是昏迷着被人绑在马背上，然后任马狂奔入城的。那时候没有人认出这个衣衫褴褛、满身是血的少年就是世子——公子失踪的时候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而归来的却是一个身形高大的少年男子。

老刀想起当年世子生还时全敦煌的喜悦，感慨道：“可公子回来后就有变了一点——以前他可是个活泼聪明的娃儿，回来后却变得喜怒无常起来，有时候阴鸷反复得有点吓人——老城主原本想要重新立他为敦煌世子，可瑶华夫人极力反对，于是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说到这里，老刀看着越来越近的敦煌城，声音忽然低沉下去，“后来的事……唉，不知怎么说才好。瑶华夫人突发急病死了，竟是比老城主还早去世了几日。公子舒夜以嫡长子身份继承了城主的位置，然后立刻把亲弟弟送去长安做了质子。他奶奶的，也真是狠啊！”

敦煌位于丝路要冲，东控中原，西连各国，因此大胤王朝对此丝路重镇极为重视。历代城主在继任之时，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都要送

一个最亲的人去帝都做人质。

年轻人沉默地听着老刀的话，表情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

“瑶华夫人死得古怪，可谁都不敢说什么，连夫人的贴身丫鬟绿姬也被关了起来。”老刀摇着头叹息，“真不知道公子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狠毒——我想啊，他一定是在魔教手里吃了大苦头，所以性格都变了。这几年来凡是想穿过敦煌去中原传教的，通通在雉礼祭祀中被处斩。下手那个狠啊……眉头都不皱一下。”

“公子舒夜。”仿佛没有在听老刀的唠唠叨叨，年轻人只是低头重复了一遍。

“不过，那些魔教的教徒也真是不怕死——一批批地被处死，依然一批批地拥进来！乔装的、改扮的，混在客商里，试图穿过敦煌往东，到中原去弘扬他们的明尊教义，为此连命都不要了。”老刀抽了抽鼻子，皱着眉，“这些日子帝都下了旨意要剿灭魔教，江湖的名门正派又逼得紧——中原那边一吃紧，波斯总坛那边来的教徒便更多，看来公子有得忙了。”

“公子舒夜！”年轻人似是没听半句，忽地低喝了一声，吓了老刀一大跳。

“公子舒夜！”年轻人对着风沙怒吼，手腕一翻，刀光掠起，一刀斫在了风里，刀气凛冽，逼得人睁不开眼睛，“公子舒夜！”

风沙呼啸，周围的几个客商本来没有听到引导者和年轻人说什么，但此刻齐齐都被蓦然爆发出的怒喝惊动，回过头看着漫天黄沙里年轻人迎风一刀刀斩落，厉声叫着这个名字，仿佛要将这个名字斩在风中，斩成碎片。

不知道是不是眼花，老刀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刀斩沙风时，半空中依稀有白色的影子掠过，急速消失在城头——隔着大漠沙风，似乎是有另外一支队伍在不远开外和他们一起到达了敦煌！



仿佛有什么感应，在城外沙风中斩碎这个名字时，白玉面具后的眼睛动了一下。

深碧色的眼如同深不见底的古井，落下了一颗石子，旋即平静无波。

“有人来了吗？是谁？是他，还是她？”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面具背后的唇中滑落，喃喃道，“墨香，你小子算得真准啊，果然时候一到，他们都来了。”

此时是大胤景帝十八年十月，正当北方高原冷风南下的季节。半空时不时有狂风搅动，呼啸着带起千百道沙龙，卷舞在绿洲上方，吹得胡杨树簌簌作响。然而，敦煌城里却是欢乐的海洋，万人空巷，所有百姓都会聚到了城中央的广场上，观看着隆重的大雉仪式——这样驱邪魔、送疫鬼的仪式是百年沿袭的传统。然而，自从公子舒夜成为敦煌城主后，祭祀的内容便增加了一项：用魔教教徒血祭上天。

鼓角声轰然而起，歌吹之声震动云天，大雉仪式正式进入了尾声。五百名戴着面具的侏子鱼贯而上，围着火堆，伴着乐伎高唱着《呼神名》列队起舞，向着四个方向将邪魔驱走。

白玉面具后的眼睛闪了一下，从胡榻上起身，张开了双臂，示意侍从加衣。

“公子，绿姬尚未到。”身后有侍从恭恭敬敬地禀告——虽然被幽禁着，可绿姬是敦煌城里最有名的女巫，雉礼上的龟、兆、易、式四种卜筮哪一样都缺不了她。然而，公子舒夜只是挥了挥手，低声道：“不管她了，另外找人代替。今日早点结束为好。”

“是！”一袭雪白的外袍被恭恭敬敬地穿到了身上，轻如无物——那是猎自贵霜国最高雪峰中的巨熊之皮，是西来的商队进贡给城主的宝物。戴着白玉面具和黑豹紫金冠的敦煌城主刚起身穿上外袍，四围的百姓里轰然发出了欢呼，无数手臂举了起来：“公子舒夜！公子舒夜！公

子舒夜！”

广场四周都是酒楼客栈，楼上的多为各处巨贾客商，抱着歌姬胡女取乐。此刻，他们看到榻上之人站起，连忙搁了酒杯纷纷立起，拥到了窗边，对着敦煌城主深深弯腰行礼。

披着雪熊大氅、戴着白玉面具的城主长身立起，张开双臂对着四围百姓客商致意。

“公子舒夜！公子舒夜！公子舒夜！”欢呼声响彻了整个敦煌城，随着风沙被卷上九天。敦煌城中，无人不对这个铁腕城主敬畏有加。而公子舒夜生性放诞旷达，不拘形迹，每次大雉仪式的末尾，都要亲自扮演男巫的角色，和五百名侏子一样戴着面具，穿着熊皮大氅，将邪神恶鬼驱赶到东城门口，然后杀牲以血祭天。

“绿姬怎么还不来？一个被幽禁的女人还敢不听号令。”在城主汇入了那片人海时，侍从门客依然在焦急地低语，“公子也不言语，只怕要糟糕了。”

喧嚷中，谁都没有注意有一袭绿衣匆匆穿过幽巷，悄然走过沸腾的人群，似是急着趁这个机会避开众人视线，往城外赶去。

绿姬提着裙裾奔入人群，如一滴水融入了大海——难得遇上一次雉礼祭祀，她可以趁着机会逃出府邸来——必须要抓紧时间，因为……连城二公子，就要回来了。

一眼看去，在无数青色的侏子中，公子舒夜一袭白衣翩然起舞，如一只清拔的孤鹤。